翠袖乾坤

文潔華

# 同是天涯

電影《晚秋》的故事有可能發生嗎？有的，如果您也曾在患難中萍水相逢，碰上同是天涯淪落人。

《晚秋》這樣的故事之所以迷人，跟借來的時間、於時間大限之前盡愛每分每秒，對生命作出補償等都有關係，但關鍵還是遇上了知己。

「同是天涯淪落人」原來是一種典型，一份淒美的時空格局。兩個於世所不容的人在兩天之時限內彼此相伴扶持，日後重逢的機會或許是等如零的，因為生命的安排都不在自己手裡，分手以後便會各自在街頭被大霧捲走，不知去向……。

我不是電影裡那個因殺夫而坐囚的女人，遇上的也不是性服務工作者，但也曾有過類近的邂逅。多年前流落在芝加哥，不過是因為一份相信。在大雪紛飛的時候踏上地鐵在「Loops」上跌蕩，車廂中有一個年紀跟我相若的韓國女子，我倆用眼神打了招呼。她以同樣安靜而沉鬱的眼神告訴我她是同道中人。我們言語也不通，但我就站起來跟她相坐。她用紙筆告訴我她遠道來這兒唸書，唸得吃力，沒有幾個朋友。我們克服了語言的隔膜，用他鄉遇故知的心情，把心底裡的話含蓄但又非常殷切地溝通着，一如電影裡那對中韓的亡命者。

她先下車，臨行前留下給我她的聯絡。我目送她走出月台，雖然知道沒有找她的理由，也因此彼此不會相見，但心裡仍帶着微溫與安慰。我果然從此沒有遇上她，也失去聯繫，但多年以後因為一齣電影而想起那四十分鐘的相遇，可知「同是天涯」的感受深刻。

古今談

范舉

# 用中國傳統智慧化解美國的東進

美國最近對中國展開三項攻勢，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軍艦和航空母艦集中到亞洲地區，並且結集包圍中國的軍事組織；對蒙古和東南亞國家展開外交攻勢，輸出民主，說要和日本增加對這些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工業投資，同時美國資本的品牌開始從中國撤退投資，減少對中國的代工訂單，挖中國的經濟牆腳；對中國內部事務加強干涉，推銷顏色革命，支援內地的民運、新疆獨立、西藏獨立的極端組織，企圖利用這些特洛伊木馬從內部瓦解中國。

這些動作，似乎來勢洶洶。實則上反映了美國的內心的虛弱和經濟實力的急劇下降。美國從來看不起亞洲國家，一直把軍力重點部署放在歐洲和中東地區，美國人的哲學就是，控制住生產力最發達的地區和戰略能源地區，就可以稱霸世界。

但是，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使美國陷入了巨大的財政危機之中，美國打不贏，不能不倉皇撤退。巨大的軍費，使美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不得不削減軍事開支。

美國的所謂「重返亞洲」，其實質就是先渲染「中國威脅論」，後說服日本和韓國，以及亞洲國家，「共同對付中國的威脅」。如果這些國家受騙上當，美國的軍艦和部隊就駐紮在這些國家的軍事基地，所有後勤開支和軍事設施開支，都由這些國家承擔，節省大量軍費。更進一步的是，美國要求這些國家更新和添購武器，向美國購買隱形戰鬥機和軍艦，美國的軍火工業立即有大批訂單，大賺亞洲國家的錢。美國基本上不會在亞洲國家身上花費金錢，只會通過大量的工業品不等價交易，通過金融波動，賺取亞洲國家的外匯。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美國人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以進為退。

在經濟上，美國看見中國模式相當成功，美國認為只要截斷了中國勞動密集工業的訂單，中國就有失業問題。

看到美國的外強中乾的實質，中國就會有針對性地進行化解。中國不會被美國的所謂軍事包圍嚇倒，這不過是紙老虎。中國也不會重蹈蘇聯崩潰的覆轍，和美國進行軍事競賽，弄到民窮財盡，人民生活下降，結果，蘇聯人民對於社會主義的崩潰毫不惋惜，讓美國人不費一兵一卒就瓦解了一個大國。中國的傳統智慧，就是周老學說，一於和美國打太極，四兩撥千斤，以德服鄰。「德」不是空的，而是實的，這就是中國輸出技術、資金將會幫助東南亞國家走向現代化，幫助和參與鄰國經濟發展，增加鄰國的貿易機會。「德」，就是讓亞洲鄰國的人民得到具體改善生活的利益。中國能夠給予鄰國好處，美國卻千方百計掠奪他們的外匯，要他們陷入戰爭之中。中美的互相角力，誰勝誰敗，已經可以看到端倪。

琴台客聚

葉輝

# 人生的哈姆雷特機器

有一年冬天，我躲進波士頓的一間圖書館，花了一個下午，讀完了一本女性小說：《如何救你自己的命》。作者名叫埃莉嘉．鍾（Erica Jong），據介紹，她寫了好一些暢銷書如《害怕飛行》（Fear of Flying），年輕時愛讀康明斯（E. E. Cummings），也寫了一些詩；這本書的女主角為了取悅她的男人，經歷了三個學習階段：其一是讀大量的書，做個有見識的「玩伴」；其二是試驗各種烹飪法，做個入得廚房的主婦；其三是對着鏡子練習引起性慾的各種姿態，做個床上的淫娃。

然而，她發現男人沒有興趣聽她引經據典的說話，沒有時間吃她費盡心思弄出來的美食，沒有剩餘精力欣賞她自以為充滿誘惑的淫蕩姿態；她說她想過離婚，但她發現放棄有愛情的婚姻很難，放棄沒有愛情的婚姻更難，因為沒有愛情的婚姻源於絕望，而有愛情的婚姻源於選擇……

到了最後，她似乎頓悟了：婦女有權爭取她們的情慾高潮，最後才決定愛或不愛，邊讀邊想，不是不同意，問題是：一個像她那樣理性地埋怨的才女，該如何在to be or not to be的夾縫中自救？

不是不同意她的想法，其時倒想起她年輕時愛讀的康明斯的一首小詩，題為《有個地方我從未去過，在經驗之外》，說的是愛與被愛的感覺，最後兩節是這樣的：「這世界上我們理解的東西沒一件／能與你緊繃的纖巧相比：那種質地／用它本鄉的顏色逼迫着我而且／給我死亡，永遠地，隨着每次呼吸」；「（我不知道你有甚麼本領能開／又能關；我心中卻有東西卻能夠／理解你眼睛的聲音深於任何玫瑰）／沒人，哪怕雨也沒有如此小巧的手」。

那時想，愛如果不是感覺，也許就甚麼也不是了。讀得悶了，翻了另一些書，讀到一個故事：有一個演員（大概是莎劇演員吧），由於長期演哈姆雷特（Hamlet，即《王子復仇記》），漸漸就變成了一部「哈姆雷特機器」（Hamletmachine）。那是一套關於戲劇的故事，作者是德國劇作家海諾穆勒（Heiner Mulle）。話說那個演員不停地發噩夢——既是他自己的、也是哈姆雷特這個角色的噩夢。

長期投入一個被指派的、定了型的角色，是噩夢的根源。有說人生如舞台，於是，便有大量舞台上的演員——包括政治舞台上的演員。要怎樣說話、要怎樣表態，才可以成為標準的奧巴馬、默克爾、普京、巴菲特或者蓋茨？怎樣才可以避免成為一個像埃莉嘉．鍾那樣的才女？怎樣才可以避免成為一部不斷發噩夢的「政治正確的機器」？

政治舞台演員所扮演的，也許不可能是他們自己，也許不僅僅是一個按劇本演出的角色——時而忘了台詞，時而「爆肚」，恐怕是由於厭倦角色，或對角色有着自覺或不自覺的反叛。是的，眾人以為錯到離譜，殊不知那才是還我情真。

海諾穆勒說：「文學必須抗拒劇場。」陳炳釗認為此話的言外之意，「是要劇作家破除一切既定的劇場習性，為觀眾和現代劇場創造新的劇場想像。對穆勒來說，劇本裡的文字愈讓導演和演員無所適從，愈天馬行空，便愈夠抵抗力」。

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也是一生中最糟糕的時刻——據說，一個被長期囚禁的人，總得要想想辦法去記錄時間，不然，就會患上「時間真空恐懼症」：失去時間，失去感覺，跟整個世界失去聯繫，被放逐於一個沒有座標、沒有位置、沒有方向、沒有起點和終點的時空，那就只好永遠成為一部哈姆雷特機器。

百家廊

陶然

# 書籍情結

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據說人潮洶湧，看樣子似乎讀書風氣良佳。但再深入了解，才發現旺丁不旺財，最受歡迎的還是漫畫囉模寫真兒童書實用類，除個別話題作者例外，純文學書籍銷情暗淡，即使主辦當局廣邀各路好漢撐場，也不能改變基本事實。每年暑期的書展，成了人們吃喝玩樂聚會的「嘉年華會」。許多好久不見的朋友相約，都是一句「書展見！」

回望家裡，不知不覺地，頂天立地的書架早已「客滿」，再也不敢輕易買新書了。這時才明白，人們寧願看電影或者欣賞演唱會，甚至做宅男妊女躲在家裡打遊戲機消磨時間，也不買書的原因。因為那樣做並不佔地方；而書呢，悄悄地，就會像水銀洩地一樣侵蝕空間。香港家居地方有限，有書櫃的家庭，只怕放的也盡是投資風水相命書之類，或者是與賺錢有關的技能書籍。

既然書籍為患，就得想辦法處理。朋友有許多都是愛書之人，但他們也都是家裡淺窄，有豪宅的又對書籍不感興趣，於是想到公眾圖書館是很好的落腳點。不料連圖書館一聽到捐書也要手擰頭，首先你要把書目列出，讓他們篩選後再說，然後你還得用貨車送過去，不勝其煩。怪不得以前二手書店有許多簽名贈本豎在那裡，贈者與被贈者姓名一起，給公眾瀏覽。我撫觸那些熟悉的名字，頗覺感傷。曾經問過一個名家熟朋友，為甚麼那個人竟把你送他的簽名本賣給二手書店？他寬容地笑笑，說，沒辦法，香港地，地方有限呀！我唯唯，心裡卻暗想，就算不得已要賣給二手書店，也要把名字撕掉吧？

看起來，買書的時候沒有感覺，但等到必要處理時才驚覺精神精力已經不濟，除了當垃圾論斤賣給收購者外，幾乎別無價值。

自然，現在是字畫古董橫行的年代，有人收藏豐富，隨便取出幾件便可財富如水滾滾來，那也要有投資眼光，不是隨便甚麼人都行。既要有眼力，還要有機緣，無法強求。那價值和一般書籍不可同日而語。有些名家的簽名本，再有市場價值，也是有限，豈可與字畫古董比肩於萬一？於是有人慨歎，說甚麼書中自有黃金屋，那是騙人的鬼話，或者是書生自我安慰的大話，既然愛書，那就愛書好了，別帶太多功利色彩，前賢說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摩登時代，讀不讀書沒甚麼所謂，最要緊是含着金鑰匙出生，或者有朝一日暴發，君不見城中富二代橫流，呼風喚雨，換畫如走馬燈，頻頻登上娛樂版社交版圖文並茂，何等風光！一般年輕人在電玩時代一機在手，上天入地，行走江湖，優游自在。你看看那些宅男妊女，成天躲在家裡打機悠然自得，可以明白了。即使上下班時段在電梯或巴士地鐵車廂裡看看，男男女女大都不是在狂打手機，就是低頭推iPhon或iPad，我有時也很疑惑，香港人不至於忙到如此分秒必爭的地步吧？或許是我太跟不上潮流，所以總是有十萬個為甚麼在心中徘徊。

其實喜歡書是來自大哥的影響，少兒時期每天晚飯大家便圍坐在家裡後院，聽他講三國故事，當聽到諸葛亮那顆大星墜落，我只感到異常悲傷，並追着大哥繼續講下去，後來呢？並且寧願給他打屁股作為犒賞代價。後來大哥不勝其煩，乾脆就拿出他那套線裝《三國演義》讓我自己看，那時我上小學，就捧着似懂非懂地讀起來了。當時並沒有太多其他玩意，三國之後，便跑書店買許多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歷史連環圖畫，看多了，漸漸看起書來，《水滸》（當時還讀成「水許」！）、《西遊記》、《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羅通掃北》、《薛剛反唐》等，就是沒有《紅樓夢》。我的小小書櫃都塞滿了書。後來金庸武俠小說流行，印尼也不例外，我記得我買了四冊本的《碧血劍》，立刻成了同學輪流搶讀的恩物。大概是印象太過深刻，回北京讀大學後到香港，就去灣仔買一套，細節都忘了，唯獨現在已成歷史陳跡的樓上那家書店模樣依然歷歷在目，它面積不小，燈光不亮，有點陰沉的感覺。看書的人小貓兩三隻，我在書架間行走找書，那老闆模樣的後中年男人目光陰鬱，毫無笑容，亦步亦趨跟蹤，好像我有偷書的嫌疑。買完走出書店，赫然看見玻璃鏡面上貼着一張有相片的影印「悔過書」，原來是偷書被抓；有過此種經歷，而且恐怕也不僅是一次損失，難怪他對我這個生客也提防了！

那時剛到香港不久，對三十年代和台灣作品以及二次大戰後的外國譯著感覺新奇，惡補了一些當時在內地看不到的書籍，添補空缺。八十年代內地開放，許多中外書籍源源而來，那時年紀輕人也狂熱，每星期兩次新書運到，我都例必下班後去中環的書店選購，初時不覺，慢慢積少成多，驚覺時已經堆積成山了！慢慢也就節制起來，不再輕易進貨了。即使你想，也要先問問家裡面積有多大？有時人生無奈，兩害之減要取其輕。記得有一位老作家搬家後告訴我，本來想把一些收藏的書報雜誌留給我，但想來想去，還是不要增加你的負擔，丟掉算了！

那時在北京讀大學，經常跑琉璃廠「中國書店」買內部書，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紀的外國經典作品，但後來離開北京移居香港，幾箱子的書全部火車托運給同學了。八十年代末去廣州開會，竟在「東方賓館」小賣部巧遇《金薔薇》，這本蘇聯巴烏斯托夫斯基的創作手記，也可當小說讀，我本在北京已經擁有，再買既是為了重溫，也是對青春年華的追憶。後來在香港又再買它和它的續集《面向秋野》，送給遠方的知己。這種因緣讓我回到那個狂熱讀書的年代去了，內心對於那個時期竟有些眷戀；如果跳開那階段，許多名著恐怕無緣讀到。雖然只有個別作品個別片斷依然記得，但我總覺得，讀過和沒有讀過，究竟還是不同。

忽然間就要處理藏書了，只好自我安慰，人生在世，許多時候總不免要做些不情願的事情。事實上，許多藏書只是有擁有的快樂，並不如借來的那樣有快快讀完歸還的迫切感。所以，無書再也沒有牽掛，也未嘗不是好事，在這並非讀文學作品的時代。但是，我手頭還是會留着一些床頭書，以及朋友的簽贈本，不為功利，只為撫觸那些名字，除了書香，自有溫情在心頭。

■香港書展吸引不少市民進場。 資料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 《深圳特區報》

《深圳特區報》的記者前來採訪，七月六日在該報《讀與思周刊》上發表一整版的長篇報道。除了一篇長達二千餘字的訪問記外，還配上短文對被訪者介紹，還有兩篇文字，介紹最近在北京出版的《吳康民論時政》。

我平時難有機會閱讀《深圳特區報》，雖然與該報歷任領導吳松營、黃揚略、陳錫添諸位有過來往，並曾應邀前往參觀該報。覺得該報經營有術，內容生動活潑，站在特區前沿，特別是發表過鄧小平九二年的南巡講話，聲譽鵲起，成為南方報業的一面旗幟。

承該報訪問記者寄來一份刊登訪問的報紙，才知道該報的「大塊頭」，比港報還要厲害。每天竟有五十六個版，即是十四大張。雖然也有若干廣告，但沒有港報那麼多。粗略統計一下，大約有十一二版左右，只佔全報五分之一。不像有些港報，廣告佔了三分之一甚至達到一半。

現在報紙經營都靠廣告，售價抵不上白報紙的成本。香港還有好幾張免費報紙，它們能夠維持，則全靠廣告，過去北京《人民日報》是不刊廣告的，近年已抵不住商業潮流，也刊登大幅廣告。連境外的港、台商業機構的廣告也刊登了。年前不是大賣金門高粱酒的廣告麼。

報紙經營靠廣告，但如果內容呆板，新聞單調，也就缺乏對讀者的吸引力。如果全靠商業式的經營的話，也終會被淘汰的。

《深圳特區報》作為市委的機關報，按一般慣例，可能嚴肅有餘，而活潑不足。但要發揮黨報的作用，又非力求爭取讀者不可。這就決定於黨委宣傳部門的開明領導，加上報紙同人的努力和創造性。我看，《深圳特區報》正是具有這麼的雙重優勢。

有時報紙的一位著名記者的通訊，可以吸引整整一代人。我便是在抗戰時期看《子岡重慶通訊》着迷的。好的社論也引人注目。只要言之有物，不講套話，便能成為一張報紙的生命線。

一網打盡

楊振耀

# 糖衣「良」藥

電台三位主持同事送來《杏林茶》新書一冊，原來以深入淺出筆觸及生活化的角度解釋一些醫學常識與新知。換一個包裝說醫學故事，甚至澄清一些民間的認識誤區，有糖衣良藥效果。

書中恐怖篇講水鬼搵替身，試從醫學角度分析中國人流傳舊曆七月份，於山溪河澗泳後未幾，會發高燒不治的水鬼搵替身的傳聞。原來溫暖及未經消毒的水，像山澗河流，池塘湖泊都是阿米巴變形蟲的溫床；在這些地方游泳，尤其是跳水，水流猛烈的沖擊下阿米巴原蟲會被帶入人體。輕則會因變形蟲入腸道，引起阿米巴痢疾，重則如進入肝臟或腦部最終引致死亡。

雖說自一九六五年在澳洲首次證實並正式定名感染福氏耐格里變形蟲引發致命性腦膜炎，迄今全球約有兩百多宗病例，情況並不常見。偏偏閱書後翌日，就有新聞報道本月十四日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薩姆特縣，一個三年級生在家附近的湖中游泳後出現身體不適，發燒、頭痛。被斷定為感染福氏耐格里變形蟲引發腦膜炎，四天後醫治無效死亡。病況與書中描述的情況一致，病發初時與感冒無異，致使人疏於防範，及後摧毀神經系統，病者會發燒出現精神失常與幻覺，幾天後死亡。

炎夏時山澗溪流水溫較高，年輕人於暑期到這些地方玩樂是毫不出奇。昔年鄉下人科學認知不足，無論是誤會真有水鬼搵替身；抑或出於雖然對事實不明，但杜撰故事來阻嚇年輕人暑天到溪澗玩樂的良好動機；其繪形繪聲形容搵替身的神秘故事，與科學揭穿迷信的病發過程異常契合。累積經驗的生活智慧，中國民間實在有說不完的故事。

記憶後書

鄭政恆

# 四大名捕

早陣子，我看了兩部電影，一是烏爾善的《畫皮2》，另一部是陳嘉上的《四大名捕》，據說前者在票房和口碑兩方面都比後者出色。不過我的看法跟主流意見不大一樣。

我看的《畫皮2》是2D版本，場面較大，烏爾善的導技其實平平，情描寫不太有力，愛情與外表的主題也是比較簡單，我還是喜歡吳宇森十多年前的佳作《奪面雙雄》。

《四大名捕》表面上看是武俠片，但骨子裡是一部警匪片，當然也是臥底片，完全接通了陳嘉上九十年代的作品如《飛虎雄心》、《飛虎》和《野獸刑警》，可惜缺少了王敏德！

影片一開始，鏡頭隨着小鳥穿越尋常百姓家和京城的官府（所謂六扇門也就是警局），好像是向吳宇森的《赤壁》致意。電影中由黃秋生飾演的諸葛正我（令人想起《無間道》的Wong Sir），為神侯府的頭目，可以說是特別行動組的首領，手下原本有懂讀心術的無情和好功夫的鐵手二人，加入了鄭中基飾演的追命，順勢增加了喜劇元素，至於鄧超飾演的冷血，是一頭人狼，簡直是向《吸血新世紀》／《暮光之城》取經了。當然他也是六扇門派往神侯府的臥底，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大歹角安世耿也派姬遙花潛入六扇門，臥底元素確為香港影人所喜用（當然還有吃火鍋和美女出浴的場面）。

《四大名捕》並不是無懈可擊，鄧超無神無氣，中間查案一段拍得不好，沒有甚麼推理和懸疑，也比較簡單，有觀眾認為鐵手為無情所做的輪椅太現代了，我認為實在無傷大雅，武俠片可以有更多奇想，不必糾纏於現實，而香港人的創意應該更好地發揮，甚麼都敢想。

《四大名捕》應該會有下集吧，期待陳嘉上創意不歇。